太平經/03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◎分別貧富法第四十一

“真人前，子連時來學道，實已畢足未邪？”“今天師不復為其說也，以為已足，復見天師言，乃知其有不足也。今意極訖，不知所當復問，唯天師更開示其所不及也。”“行，真人來。天下何者稱富足，何者稱貧也？”“然，多所有者為富，少所有者為貧。”“然子言是也，又實非也。”

“何謂也？”“今若多邪偽佞盜賊，豈可以為富邪？今若凡人多也，君王少，豈可稱貧邪？”“愚暗生見天師有教，不敢不言，不及有過。”“子尚自言不及，俗人安知貧富之處哉？”“今唯天師令弟子之無知，比若嬰兒之無知也，須父母教授之，乃後有知也。”

“善哉！子之言也。太謙，亦不失之也。諾。真人自精，為子具言之。富之為言者，乃畢備足也。天以凡物悉生出為富足。故上皇氣出，萬二千物具生出，名為富足。中皇物小減，不能備足萬二千物，故為小貧。下皇物復少於中皇，為大貧。無瑞應，善物不生，為極下貧。子欲知其大效，實比若田家，無有奇物珍寶，為貧家也。萬物不能備足，為極下貧家，此天地之貧也。

萬二千物俱出，地養之不中傷，為地富；不而善養令小傷，為地小貧；大傷，為地大貧；善物畏見，傷於地形，而不生至，為下極貧；無珍寶物，萬物半傷，為大因貧也；悉傷，為虛空貧家，此以天為父，以地為母，此父母貧極，則子愁貧矣，與王治相應。

是故古者聖王治，能致萬二千物，為上富君也；善物不足三分之二，為中富之君也；不足三分之一，為下富之君也；無有珍奇善物，為下貧君也；萬物半傷，為衰家也；悉傷，為下貧人。古者聖賢乃深居幽室，而自思道德所及，貧富何須問之，坐自知之矣。”

“善哉善哉！今唯天師幸哀帝王久愁苦，不得行意，以何能致此貧富乎？”“善哉善哉！

子之難問也，已入微言要矣。然，所行得失致之也。力行真道者，乃天生神助其化，故天神善物備足也；行德者，地之陽養神出，輔助其治，故半富也；行仁者，中和仁神出，助其治，故小富也。行文者，隱欺之階也，故欺神出助之，故其治小亂也；行武者，得盜賊神出助之，故其治逆於天心，而傷害善人也。道者，乃天所案行也。天者最神，故真神出助其化也；地者養，故德神出助其化也；人者仁，故仁神出助其化也；文者主相文欺，失其本根，故欺神出助之也，上下相文，其事亂也；武者以刑殺傷服人，盜賊亦以刑殺傷服人，夫以怒喜猛威服人者，盜賊也，故盜賊多出，其治兇也，盜賊多以財物為害，故其治失於財貨也。故古者上君，以道服人，大得天心，其治若神而不愁者，以真道服人也。中君以德服人，下君以仁服人，亂君以文服人，兇敗之君將以刑殺傷服人。是以古者上君，以道德仁治服人也，不以文刑殺傷服人也，所以然者，乃鄙用之也。上君子乃與天地相似，故天乃好生不傷也，故稱君稱父也；地以好養萬物，故稱良臣稱母也；人者當用心仁，而愛育似於天地，故稱仁也，此三者善也，故得共治萬物，為其師長也。夫欺刑者，不可以治，日致兇矣，不能為帝王致太平也，故當斷之也。今真人以吾書付有道德之君，力行之，令效立與天相應，而致太平，可名為富家，不疑也，可無使帝王愁苦反名為貧家也。”

“今民間時相謂為富家，何等也？”“是者，但俗人妄語耳。富之為言者，乃悉備足也。一事不具，輒為不具足也。故古者聖賢不責備於一人者，言其不能備之也，故不具責之也。今八十一域國，物各少，不備足也，不能常足也，故從他國取之也。今一家，有何等富哉？真人其好隨俗人妄言邪？”“不敢不敢。”“子既學，慎言無妄談也。夫妄談，乃亂天地之正文，不可為人法，慎之！”

“唯唯。今天師既加恩愛，乃憐帝王在位用心愁苦，不得天意，為其每具開說可以致上皇太平之路。愚生受書眾多，大眩童蒙，不知當復問何等哉，唯天明師，悉具陳列其誡。”“善哉善哉！然天法，陽數一，陰數二。故陽者奇，陰者偶，是故君少而臣多。陽者尊，陰者卑，故二陰當共事一陽，故天數一而地數二也，故當二女共事一男也。”

“何必二人共養一人乎？”“尊者之傍，不可空為一人行，一人當立坐其傍，給侍其不足。故一者，乃象天也，二者，乃象地也，人者，乃是天地之子，故當象其父母。今天下失道以來，多賤女子，而反賊殺之，令使女子少於男，故使陰氣絕，不與天地法相應。天道法，孤陽無雙，致枯，令天不時雨。女者應地，獨見賤，天下共賤其真母，共賊害殺地氣，令使地氣絕也不生，地大怒不悅，災害益多，使王治不得平。”

“何也？”“夫男者，乃天之精神也；女者，乃地之精神也。物以類相感動，王治不平，本非獨王者之過也，乃凡人失道輕事，共為非，其得過非一也，乃萬端，故使治難平乖錯也。天地之性，萬二千物，人命最重，此賊殺女，深亂王者之治，大咎在此也。”

“今天師為王者開辟太平之階路，太平之真經出，為王者但當遊而無事。今是傷女，為其致大災，當奈何之乎？”“善哉！子之問也，得天心矣。然天下所以賤惡女者，本惡過在其行。”“何謂也？願聞之，試得記於竹帛，萬萬世不敢去也。”“善哉，子今能記之，天下無復殺女者也。”“唯唯，願記之，以除帝王之災，吾所樂也，以救冤女之命。”“善哉，子已得益天D12D矣。”“何謂也？”“然，活人名為自活，殺人名為自殺。天愛子可為，已得增D12D於天，司命易子籍矣。”“不敢也，不敢也。”

“無可復讓，此乃天自然之法也。然天下所以殺女者，凡人少小之時，父母自愁苦，絕其衣食共養之。非獨人也，C738行亦皆然。至於老長巨細，各當隨其力而求衣食，故萬物尚皆去其父母而自衣食也，賢者得樂，不肖得苦。又子者年少，力日強有余，父母者日衰老，力日少不足也。夫子何男何女，智賢力有余者，尚乃當還報復其父母功恩而供養之也。故父母不當隨衣食之也。是者名為弱養強，不足筋力養有余也，名為逆政。少者還愁苦老者，無益其父母，父母故多殺之也。今但為乏衣食而殺傷之，孰若養活之者，而使各自衣食乎？真人，是誠冤絕地統，民之愚甚劇也。”

“今小生聞是，心大悲而恐恢，知冤者誠多，當奈何哉？”“然，夫好學而不得衣食之者，其學必懈而道止也，而得衣食焉，則賢者學而不止也。當使各有所利，不當使其還反相愁窮也。”“何謂也？”“夫女者無宮，女之就夫，比若男子之就官也，當得衣食焉。女之就夫家，乃當相與並力，同心治生，乃共傳天地統，到死尚復骨肉同處。當相與並力，而因得衣食之，令使賢且樂，令使不肖者且苦，比若土地，良土其物善，天亦付歸之；薄土其物惡，天亦付歸之，不奪其材力所生長也。天地尚不奪汝功，何況人乎哉！如是，則凡人無復殺其女者也。”

“善哉善哉！一大深害除矣，帝王太平已至矣。”“真人何以知之乎？”“然，夫父母與子，極天下之厚也，不得困愁焉，不宜殺之也，毋乃殺其子，是應寇賊之氣，大逆甚無道也，故其亂帝王治最深。夫女，今得生，不見賊殺傷，故大樂到矣。”

“然，子說是也，可謂知之矣。今天下一家殺一女，天下幾億家哉？或有一家乃殺十數女者，或有妊之未生出，反就傷之者，其氣冤結上動天，奈何無道理乎？故吾誠□□重

知之也。夫人各自衣食其力，則令婦人無兩心，則其意專作事，不復狐疑也。苦而無功，則令使人意常不和調。此者，乃天性自然之術也。真人慎之，無去此書，以付仁賢之君，可以除一大冤結災害也。慎吾書言，以示凡人，無肯復去女者也，是則且應天地之法也，一男者得二女也。

故天制法，陽數者奇，陰數者偶。大中古以來，人失天道意，多賊殺之，乃反使男多，而女少不足也，大反天道，令使更相承負，以為常俗。後世者劇天下惡過，甚痛無道也。夫男者乃承天統，女者承地統，今乃斷絕地統，令使不得復相傳生，其後多出，絕滅無後世，其罪何重也！此皆當相生傳類，今乃絕地統，滅人類，故天久久，絕其世類也。

又人生皆含懷天氣具乃出，頭圓，天也；足方，地也；四支，四時也；五藏，五行也；耳目口鼻七政三光也；此不可勝紀，獨聖人知之耳。

人生皆具陰陽，日月滿乃開胞而出戶，視天地當復長，共傳其先人統，助天生物也，助地養形也。今天地神信此家，故天地神統來寄生於此人，人反害之，天大咎之，而人不相禁止，故天使吾出此書，以示後世也。事已發覺，而復故為者，名為故犯天法，其罪增倍，滅世不疑。真人慎之，自勵自勵。”

“唯唯。”“子今既已發覺此事，而逃亡其書，子代人得罪坐之矣。”“不敢不敢。”“行去，各為身計。”“唯唯。”

右分別說貧富、君王行之立吉、禁人斷絕地統、以興男女、平復王政。

◎一男二女法第四十二

“真人前。今天太和平氣方至，王治且太平，人當貞邪不當貞？何以當貞？”“夫貞者，少情欲不妄為也。”“噫！真人之說，純大中古以來俗人之失也。其師內妒，反教民妄為也。”

真人曰：“何謂也？”“夫貞男乃不施，貞女乃不化也。陰陽不交，乃出絕滅無世類也。二人共斷天地之統，貪小虛偽之名，反無後世，失其實核，此天下之大害也。汝向不得父母傳生，汝於何得有汝乎？而反斷絕之，此乃天地共惡之，名為絕理大逆之人也。其應乃使天地隔絕，天不肯雨，地不肯化生，何也乎？“夫天不雨，即其貞不施也；夫地

不生萬物，即其貞不化也。夫天乃不雨，地乃無所生物，天下之大兇咎也，何以為善哉？觀真人之說也，不順天地之教，令逆天道，不樂助天地生化，反欲斷絕之，子之吐口出辭，曾無負於皇天後土乎？”“無壯不及，有過。見天師說，自知罪重不也。”“為子言事，無當反天道，而以俗人之言，不順天意！陰陽所以多隔絕者，本由男女不和。男女者，乃陰陽之本也。夫治事乃失其本，安得吉哉？”

“今唯天師，當雲何乎？”“然，太皇天上平氣將到，當純法天，故令一男者當得二女，以象陰陽，陽數奇、陰數偶也，乃太和之氣到也。如大多女，則陰氣興；如大多男，則陽氣無雙無法，亦致兇，何也？人之數當與天地相應，不相應力而不及，故得兇害也。”

“夫帝王後宮，乃應土地，意雲何哉？”“今真人所言，即助吾語也。夫女，即土地之精神也，王者，天之精神也，主恐土地不得陽之精神，王氣不合也，令使土地有不化生者，故州取其一女，以通其氣也。樂其化生者，恐其施恩不及，王施不洽，故應土地而取之也，遍施焉乃天氣通，得時雨也，地得化生萬物。今太平氣至，不可貴貞人也，內獨為過甚深，使王治不和良。凡人亦不可過節度也，故使一男二女也。”“善哉善哉！”

右順天地，法合陰陽，使男女無冤者，致時雨令地化生，王治和平。

◎興善止惡法第四十三

“真人前。今太平氣臨到，欲使謹善者日益興，惡者日衰卻也。為其有傷殺人，盜賊發，為作政當雲何乎？”“何謂也？”“謂臨發所知也，如人君坐有所疑，而欲使善者大興，惡者立衰也，盜賊起，使即時得也，其為政當奈何乎？今真人宜善記之。”“今天師使之，敢不言！每言不中天師法。”“何謙？為言之。自古大聖人不責備於一人也，今子言不中，何謙乎？”“唯唯。但當賞善罰惡，令使其分明□□，即善者日興，惡者日衰矣。”“子言是也，其賞罰獨無名字邪？”“不及勤能壹言，不敢復重。今唯天師，大開示之。”

“然，子主記之，為子具言之。長吏到其發所，悉召其部裏人民，故大臣故吏使其東向坐，明經及道德人使北向坐，孝悌人使西向坐，佃家謹子使居東南角中西北向坐，惡子少年使居西南角中東北向坐，君自南向坐。”

“何必正如此坐乎？”“各從其類，乃天道順人立善也，盜賊易得。”“何謂也？”“大臣故吏投義處，此人去不仕，欲樂使以義相助也。明經道德投明處，欲使明其經道，相助察惡也。孝悌投本鄉，至孝者用心，故使歸本鄉也，孝悌者欲使常謹敬如朝時也，物生於東，樂其日進也。謹力之子投東南角者，東南長養之鄉，欲樂其修治萬物，而不懈怠也。惡子少年投西南，西南者，陽衰陰起之鄉，惡欲相巧弄，刑罰罪起焉，故猴猿便巧，處向衰之地置焉。

東向、西向、北向悉居前，不謹子與惡子居其後。有酒者賜其各一器，無酒者賜其善言者，使相助為聰明。已畢也，君坐間處，居戶內自閉也。一一而呼此眾人，以尊卑始教其各言一，各記主名也。所言所記，後當相應，後不相應者坐之。言而不相應者，大佞偽人也，後即知佞偽人處矣。言而相應者，久久乃賜之，進其人，毋即時也。”

“何乎？”“將致怨。為人君父，而使其臣子致怨，非慈父賢君也。故已畢，悉遣諸善人去，惡子少年，與吏俱逐捕，不得賊者，不得止也。真人用此書，以付上德之君，以示凡人，各知有此教，善者日興，惡者日衰矣，盜賊邪奸得矣。”

“善哉善哉！何故先示之乎？”“夫天將興雨，必先有風雲，使人知之，所以然者，欲樂其收藏也。所以先示者，樂其為善者日興，為惡者日止也。今太平氣當至，恐人為惡，亂其治，故先覺之也。為政當象天。夫天不掩人之短，太古聖人不為也，名為暗昧政，反復致兇，不得天地心意，故先示之也。”

“善哉善哉！君何故必居戶內自閉，而使言者居戶外乎哉？”“然，夫人將聞密言者，必心不自知前也。頭面相近，傍人知之，令為言者得害矣。夫為人君長，受人聰明，後使其人得害，名為中傷忠信賢良股肱，後無肯復言者也。聰明閉絕，其政亂危者矣。又君者，陽也，居陰中；臣者，陰也，處陽中也；陰陽相得者，使人悅，所言進必盡信也，此天自然之法也。真人寧知之邪？”“唯唯。”“行去，勿妄言。此致太平之書也。”“唯唯。”

右興善止惡聰明達立得盜賊忠信者得訣法。